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存研樓文集卷一二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王焜

集部七

存研樓文集　　別集類六　國朝

提要

臣等謹案存研樓文集十六卷

國朝儲大文撰大文字六雅宜興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大文初以制藝名歸田後乃潛心古學尤究心於地理故全集十六卷而論形勢者居七卷凡山川阻隘邊關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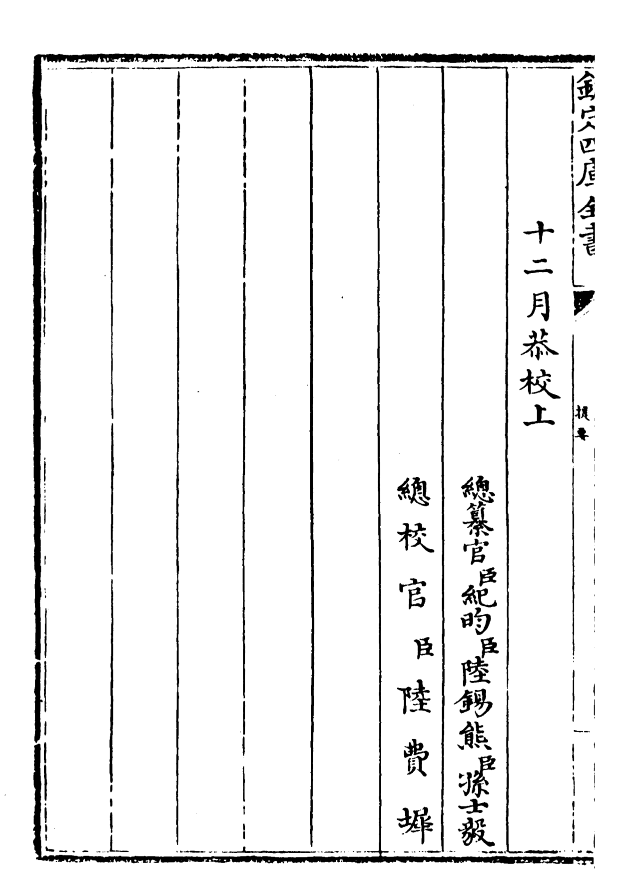
塞靡不詳究如荆州論至十一篇襄陽論至七篇廣陵西城一篇推求古今城郭異地山川異名援據史籍如繪圖聚米當年進退攻守之要成敗得失之由皆口講而指畫之他家作史論者多約畧大概以談兵作地志者多憑藉今名而論古

國朝百有餘年惟閻若璩明於沿革大文詳於險易若顧祖禹方輿紀要考證史文雖極博

洽往往以兩軍趨戰中途相遇之地即指為兵家所必爭不及二人之精核也惟邊塞以外如西域諸部蜀徼各番驗之往往不合蓋當時道路未通異域傳聞圖經不備不能及

今日

天威耆定得諸目睹之真勢使之然固不足怪耳其他雜文間有隸事太繁之失而徵引典博終勝空疎但取其所長可矣乾隆四十五年



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存研樓文集卷一

編修儲大文撰

頌　表

聖壽無疆頌　謹序

詩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成功者也葢六義奥指于斯為盛自漢以降始與箴銘讃辭並列雜文限於古律而不能騁者又多倣序議格去詩旨浸

遠其義亦日以放失獨黄門郎揚雄議郎蔡邕奉勅頌功臣最為斟酌於古自漢季文弊六朝沿習俳語尤喜著頌至唐吏部侍郎韓愈禮部員外郎柳宗元始用古文辭振之然古者形容盛德之旨遂以希濶寥簡而愈宗元諸雜文要不為不深於詩者有宋士大夫不深考其源流一以曉暢事理為宗於是古文詞與詩畫然為二而周漢金石筦絃鏗鏘鼓舞之遺葢畧盡矣然則六朝之於詞宋之於義要為得失參

半至明而詞義胥失焉豈惟揚厲之旨闕而不講此亦有事於經者之所宜拳拳也臣竊不自揆嘗撰平北頌畧發斯旨今伏聞

皇帝陛下駐蹕吳中適會萬壽節雖山農野老皆得躬

面

天顏奉觴上壽無任懽忭謹復譔頌一首并先述其源流如右以俟宗工傑儒通經而深於知言者決擇可否且以寓臣區區忠愛之誠焉其辭曰

大哉皇矣受天之冊爰撫萬邦海外是一恭惟我
皇聿紀四葉於萬斯年以秩天歷天歷維何歲越在昔
其耦維午其奇維甲木直火炎季春之月桐華萍生陽
氣發泄勾者畢出萌者畢達維天降監望越三日恭惟
我
皇乘震而出乃聖乃神允睿允哲越在冲齡昭哉嗣服
二
祖一

宗于京對越以㳟文武以平征役以洽神人以靖邦國阻深闇汶殊黨逺絶以罔不貢以罔不恪蕩蕩巍巍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不自暇逸亦越保傅厥壽平格亦越法從厥班耆碩守令增秩倉庾譜族亦越閭黨深山大澤扶杖而觀期頥耄耋四隩九州八荒六合以罔不臻仁壽之域人亦有言九九松柏厥或承之爰兆其櫱恭惟我

皇厥祀千億既植既萌厥受天錫天錫維何重休襲吉

越在紀年三十有八聿巡南服自江暨淛溺者胥宅飢者胥活逋者胥蠲纍者胥釋士奮庠校商歌衡軛人亦有言曰攸好德神用錫之其祉繹繹矧德廣運胥居胥徹天其申錫服休無斁申錫維何辰柄載揭維旦丁亥旭日有赫厥鼓載考厥球載擊不戒而孚有來朅朅黃耇台背拜手陳說臣生庚子犬馬齒百

國家開創覯記所及

列聖相承休養生殖民不知兵土地墾闢臣長孫曾臣

老而佚亦有子衿髾皤黄髮上言

國家樂育教育以迄今日斐然文學

帝曰俞哉曰有别勑所司設珍粢栗飴盗捧手拜言今

萬壽節

聖壽無疆臣謹聞訖是日四方聞之大悦走相告語匪

天淵默爰聽民耳爰視民目請書此語以象符尺恭惟

我

皇永世克協衡隨璽信凖平絕直微臣作頌爰糟歲築

願自今往日中至昃彌億萬年行健不息以昭永永與

天無極

平北頌謹序

臣聞殷伐荊楚高宗罙入周伐淮徐嘗再命將往宣

王卒自將平之而是時詩人爰著殷武常武之章以

揚厲偉績然後二代之業炳耀鏗鏘永永無極漢京

繼建文頌聿興而封禪典引詞雖工而道不叶若乃

嗣殷周之軌總雅歌之文事覈旨慤模楷百代者獨

唐右庶子韓愈平淮西碑一章雖不名頌而義實宗之然鑱石未久卒用言者劃去蓋文章之振難矣宋室百年古文再振然自中書舍人曾鞏外詩人之義骨無聞焉明逮成宏鐃歌廟樂士大夫間能擬作然多襲漢魏之遺響而不折衷於道蓋文章寖衰而功烈之不競亦以甚矣伏惟

皇帝陛下繼天體物聖神文武自即位以來平三孽建臺灣屬國賓服六合清謐而頃以厄魯特噶爾旦之

蹦我邊氓也怙惡不悛然後決意
親征六飛三駕犂其庭俘其子曾不煩寸鏃之遺斗糧
之費而噶爾旦望風濫裁族屬頓首請命此雖黄帝
征涿鹿帝舜格有苗何以尚焉如殷武常武之所歌
恐不足以望清光仰末塵而況自漢以下泯泯紛紛
無得而紀者哉葢昔詩人著頌而姬尹史閔皆以公
卿大夫勒簡比絃今文學之臣上則宰輔侍從下則
宿儒傑師瓌瑋相望其能作為文章深醕典質以軼

兩京元和嘉祐之詞而復今之橫吹凱奏於殷周之
隆雖更僕數之未易殫竭臣山野末學不諳
朝廷典故凡山川阨塞兵畧進止之宜舉無能與聞然
猶得與時鳥候蟲同鳴太平竊見
國家文洽武魁度越千古無任踴躍謹著平北頌一篇
繕寫
上進雖自知蕪陋摹畫
天功罪難擢髮而卒無敢自止以斟酌前代庶幾於詩

人揚厲之義此則臣之尤惓惓者也其辭曰

聖清受命爰撫萬邦

太祖

太宗我武載揚恭惟

世祖普天是疆我

皇配之休有烈光恭惟我

皇登三咸五靡有一物不得其所允聖允神允文允武

平閩平粵平滇暨楚爰平臺灣平俄羅斯維喀爾喀爰

偃七旗舍曰荒絶載須格思舍曰疏末載胥籍思迺噶

爾旦匪靖匪茹刈我屬國蹂我近鄙

帝曰吁哉朕用戒汝越汝生口匪遑啟處彼渠罔聞邉

氓載號

帝曰吁哉朕敢憚勞以順殄逆矧不崇朝有煒彤弓勿

載勿櫜赫赫我

皇師出以律自東自西實整實容維此五月爰先士卒

自克賁倫我旅載截我馬載驤我士載歌彼渠其遁于昭

木多西師躍出截奔截瘥猗與我旅折首則那赫赫我
皇無弛明略其畧維何兩軍命卒其卒維何揚古受鉞
暨濟南達林隆思克爰駐兩軍喀倫蘭州爰遏其援爰
來爰柔我
皇凱旋匪豫匪逯維此冬月濟河之洲我
皇至止鄂爾多斯彼渠來掠薄言擒之彼俘來附薄言
綏之既育既懌薄言宜之彼渠曰歸渠實不信爰駐大
師古雲中境維此二月禁旅三令維此塞堡

車駕三幸維狼居胥龍旗聿開亦越屬國曰哈密回曰受
國恩謹師北竢噶爾旦子謹俘以來亦越諦巴頓首載
球亦越濟農奉琛載貢亦越彼褁部族親從載伏載欵
載懟載聳維噶爾旦罔悔罔悛維厄魯特是尤是僭于
以討之維三閱邉于以滅之維期浹年厄魯特平爰賓
書策維閏三月十有三日維噶爾旦仰藥自殺爰以尸
來維丹濟喇厄魯特平以莫不處維此邉氓于時載語
維彼不順聿俘子女維昔孔震維今孔豫厄魯特平以

莫不敎維此蜀國于時載告維丹濟喇聿暨部族維昔孔驁維今孔熾無曰窮漠莫予克圖維噶爾旦載檻載胥無曰荒服莫予克縶維噶爾旦載紲載羈蕪曰劻旅莫予克縛維噶爾旦載揉載握恭維我

皇獨斷而克維明克融維威克鑠恭維我

皇克廣厥仁爰奮厥怒以祉生民武節是戢懿德是陳秩秩辟廱式振金聲

三泉頌謹序

塞外行師掘井

聖謨也迺巴爾幾烏瀾和碩哨口地在喀倫外氷雪時又未釋甘泉倏涌師行以濟塔爾奇喇地尤遠出泉亦類巴爾幾烏瀾巴顏土庫烈圖起扢陵距克魯倫河一舍衆憂乏水而山罔泉盛涌此照磨多之祥也

謹頌曰

天符地苞醴源蹙沸養而不窮收而勿棄其視井也奚啻倍蓰計而實遠則歐德近則鄂羅多斯掘井百之淵

算密機所積感而潛致也曰其斯以為舜乎夫濬喆文明舜也大智

豫爾呼頌

蓋克魯倫河左右壤駝馬牛羊胥宜食豫爾呼蓋勘産者有年矣而

六飛載駕而凡阿思哈圖山也巴顏烏闌也土喇河西阿喇克山也孟納爾山也拖陵訥山也塔爾吉爾即山也西巴爾台也察罕布喇克也忒布喇克也拖陵布喇

克也郭爾羅思也額爾德尼拖洛海克魯倫布隆也克魯倫布隆也扎克塞也克勒和朔布爾車克也塔爾渾柴達木也顧圖爾布喇克也交轡接軫盈盼亟望胥豫爾呼芃芃哉豫爾呼幪幪哉豫爾呼

頒六十年時憲書賀表 康熙五十九年

聖德同天御極綿長為古今未有之盛孟冬朔旦頒六十年時憲書普天同慶羣臣奉表恭

賀者伏以

帝德統三才首叶履端之紀

皇圖綿萬祺長宣欽昊之文數窮時刻分秒而無差璿

璣符運歷行章部紀元而彌永鴻寶垂休稽成憲以寅

清當令時而辰告懽騰匝地瑞應司天臣等誠懽誠忭

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日之行天也三百六十五度而惟

辟崇效其軌天之去地也九萬一千餘里而惟聖仰協

其籌輪轉北而物遽生輪轉南而物匪遽謝晷極長而

時迎暑晷極短而時復迎寒是以曜璿蓂於霞莊載占

玉斗湛珠衡於月館聿驗紫樞維人皇踐祚之尤長亦
太昊膺期之浸久他如覲成東嶽尚除衢室之觀以逮
用享西岐未合鈞臺之運始系天君系人大系地釋詁
備析其文寅統人丑統地子統天居正迭昭其義星既
傳於甘石術亦辨於魯泰太初本黄鍾八十一分以甲
為陽以子為陰以夜半為吹葭之候大衍用靈蓍四十
九數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刻漏當揲策之全年法日
法遞增小餘大餘咸析未有時逢泰長八方昭大有之

和命洽巽申六合啟同人之會如今日者也兹葢伏遇
皇帝陛下動符行健静體永貞涔水含元水湛千年之
色兼山配極山呼萬嵗之聲鶻莽城邊直開重峽雀離
闗北早渡雙河西方獻葢地之圖豈止貢於蒼水南極
奉延年之録亦奚假於金庭當六十嵗之初過正億萬
齡之甫肇黄雲夜朗青氣日扶滋甘露於朱英萃清風
於翠蓂固已殊祥疊至伯益不能紀其名嘉瑞駢臻大
撓不能研其數而況

國家之明備尤擅歷法之精微晷列日星晝有測而夜有測球分天地仰可窺而俯可窺太始索幾何之原太虛探宗動之表圜斯類線直亦成弧推八變以來器象獨用乾元之九遡六家而上干支直符皇極之三於是月值祈年旦惟布政乃用頒乎遐邇爰胥洽乎士民周天則全算差縮周歲則全算差贏業無所施於贏縮雖加之數上推則百年減一下推則百年增一抑奚所庸於增減莫定之幾户展瓊編詎必銀繩玉簡家藏瑤帙

不啻金策寶符臣等生際授時業慚靈憲位乘五運秉五王曹之圖籙未尋年紀千歲紀千孔許之歷書莫考在虛在斗謹察日行惟畢惟箕幸諧星好向介邱而展事雖多謝於祥鶼望魏闕以馳誠思攀榮於賀雀伏願一中凝命六氣調元華蓋十八庫樓二十九爭環寶座南斗廿五東井三十四競拱紫垣拂栘右旋不出黃圖之域扶桑左轉載遵赤縣之封迓純嘏則如日斯升躋大年則後天不老而作訛成易時雍永列乎堯民寒燠

雨暘時若恒占乎箕範矣臣等無任踴躍懽忭之至

黃河澄清謝表 雍正七年

聖德覃敷運當清宴黃河數千里澄清羣臣恭奉表稱

謝者伏以

帝德協平成四瀆著澄清之象

神功垂格被萬川彰鑑澈之幾行由地中偕坤輿而奠

定來從天上法穹昊以昭明頌滿波臣歡騰澤國臣等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百川以海為宗六合惟

河最遠派探星宿始東達於崑崙流滙赤賓復北趨於積石熈蘭岸東長闕百里之嘈吰豐勝峽開直作萬雷之噴怒雪隨山轉龍門接乎三門雲逐波移大伾沿乎大陸九曲之渡何可復尋百泓之源固以彌遠雖曰道元註水南有清河而北有清河無如賈讓規隄東則距齊而西則距魏一石而泥數斗其視濁涇濁漳也殆有甚焉千丈而清見底其擬浙溪湘溪也不亦遠乎繇是津留白馬山誌黑羊一片淮南還愁海若或疑江上當

祀馮夷未有究瑶籙之殊休具琅函之珍貺如今日者也玆葢伏遇

皇帝陛下得一以清吹萬咸協瑶枝結慶卿雲垂華蓋之文瓊液浮甘寶露綴金莖之色黄蕤紫穗萃仙穎於中逵翠莛丹蓂樹靈株於上序既重輝之合璧復五緯之連珠而累譯同歸殊徼狎至東郭擢穎不足以供瑞牒之雲亳南滇運鵬不足以殫惠颸之風力

恩稱天覆符應河清下達徐邳若木千枝之界上通潼

渭玉蓮十丈之方莫不光比漢𣟄桂揄歷歷照同泰鑑
瑶碧森森彼獨孤及之章曾未詳其曲折雖鮑明遠之
頌亦難罄其形容從此績軼宣房勲隆浚澮相濟州相
歸徳笑賈成議異中書主六塔主孫村輕文富識嘶元
老栗飛陽武衛河寧必紀汲郡之書稻輓瑯琊水道何
事考膠萊之蹟誠寰中所罕遘抑載籍所希傳臣等功
昧祭川識非觀海河平碑勒學難安奠於圭齋溝洫志
成才益遜長於班氏當崇階之遍錫飲泉竊勵官箴況

謳頌之頻聞監水尤思治象伏願化周禹甸祉晉堯天
西清侍從之班氷壺長映秋月南國省臺之任玉琯胥
協春風則農紀祥炎行將濯蘭纓於鳳水軒圖瑞裔不
但泛花綬於雞林而太史之河五色寶光若鏡天孫之
石七襄異采成裳矣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擬唐命殷仲容摹延陵十字碑進表 開元

伏以道纘大成一畫申頒巽命蹟留小學六書重耀離
明稽古以崇賢分職集賢之院披文以象德馳神嘉德

之門曹司刱備冬官卷帙敢忘夕考祇陳謭陋少効涓
埃臣仲容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生人以來莫
盛於洙泗南方之學實始於延陵近軼子臧遥承泰伯
出使而樂聞六代遂開龍角之文明將兵而年躋百齡
不數水犀之雄武行獲詳於禮記譽復顯於春秋蓋大
江而南豪傑之士齊言偃故踰淮而北哀誄之詞出孔
門書其字而不書其名紀其國而并紀其邑永作千秋
之範標爲十字之碑地望平墟圖經入覽湖連射貴越

絶成編組山之車馬已非遺聞宛在昌里之園池難問
殘刻巋然彼夫頡造黄墳禹垂蒼夏帖傳癸巳何殊高
晏之觴文誌景申不辨大蒐之鼓汲冡則體存魏策嶧
陽則刼轉秦灰比諸鄭風其細已甚擬之檜國以下無
譏惟兹光燭麟符映壁閒之漆簡寧至形訛鳥篆疑癯
内之丹書但今古制殊耿球盛傳於鉅鹿恐高卑勢變
杜預莫保於漢濱聿俟熙朝式昭法物兹蓋伏遇皇帝
陛下功臻知化識兆見微内難削平定禮而肇行通祀

外虞靜謐秩祭而覃及前賢正文字之原不但孝經集
註韻列英之部豈徒六典分官鳥跡由是開天象胥於
焉協地乃猶思深追蠡嗜篤罍彝謂至聖僅存此書奚
啻壽夢之鼎若衆人莫欽其實將類比干之盤既妙畫
之沉淪亦英標之零落臺邊掛劍空憶徐君境上獻衣
誰為鄭相事以流傳而日遠物因拂拭而彌新爰有籍
於臨摹宜博求於耆碩在昔昭陵訪購法書則秘監署
名迄夫麗正遷藏官本則侍臣檢校手追羲獻真行莫

定瘦肥目注王徐紙筆尚煩坐臥况杜林絶學久廢訓
詁而曹憲古文時亡指授豈期制旨下屬庸虛臣仲容
陳郡陋儒長平寒胄坐移宫漏不逮永興之論書題滿
禁門初非越國之工隸然敢雕鏤日月刻畫雲雷寔以
代襲素風家傳舊業談追正始典午中軍孝格神明有
嬀給事愽物推於五總比年價定賀韋契友堅於八人
此日望高蕭李清時羣從共披賢喆之真圖皓首餘生
期著貞臣之行牒幸聖神御宇誤采虛名當儒學司權

適符雅志游藝情同於加謚釋文義切於畱祠闕下推尋彧似蔡邕之貌尼山髣髴庶幾有若之言雖規正必待珠英抑箴戒無忘金鑑伏願干衙徐展乙帳常披闕里幸臨旋紐寮壇前之櫓晉陵職貢清芬踰峯頂之茶則音曲不度夫伊凉而聲敎自通於蒙詔矣臣仲容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

存研樓文集卷一

存研樓文集卷二

編修儲大文撰

雜著

審埶

蓋至周制而有公國之孤公之孤四命執皮帛乘夏篆服自希冕而下是也其尊之者曰諸公燕禮云設諸公之坐鄭氏注曰公孤也王朝亦尊之曰大客大行人鄭

氏注大客謂其孤卿賈氏疏大國得立孤一人孤來聘
侯伯已下無孤使卿來聘也而賈氏又疏冡宰曰殷之
牧下天子使大夫三人為三監至周使伯佐牧不使大
夫孔氏疏三監則曰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
大夫為三監又曰大國公孤一人而燕禮云諸公者容
牧有三監如孔氏說是孤之枋寖埒二伯也然而繇周
初訖春秋孤殊尠克自振拔以勲猷垂諸簡冊者盖其
職秩隷於公裁與大國上卿埒故疏亦裁以叔孫紇寔

孤雖來聘得特見而不如天子大夫之恒足以自達於天子也禮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鄭氏注曰使佐方伯領諸侯孔氏疏曰天子使其大夫者謂使在朝之大夫往監於方伯每一州輒三人三八二十四人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佐其伯謂監所領之諸侯也王制又曰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夫大國次國小國胥夏制則夏后氏亦容設之此夏所以

中經羿浞之亂洎其末造都孟門以自固外有韋顧昆吾之鷙悍而國勢不分殷訖末造且百戰百勝淮奄諸巨國雖社既墟猶若有以監領之而胥奔命恐後者而曾不如周東遷之依晉鄭而其後且齊晉秦楚迭興也孔氏疏又曰尚書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者謂武庚也與此别也而其實即因殷之職秩而使之且庸知非監殷事不效乃一變殷制業於牧下置二伯復益密其制而盡設齊宋諸國公之孤耶是所謂因殷而特損益

之也然而封建之宜監於殷制也滋亟

審勢

王制辨論官材獨專於司馬雖司徒造士亦屬之葢邦國大事在祀與戎而戎事尤安危治亂之所繫故司馬之於官材雖無不辨論而寔以戎兵為首務也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以能詔事以久奠食鄭氏

註亦引王制證之王制傳為夏殷制而周禮司士寔屬於夏官司馬賈氏疏亦謂與大司馬進賢興功同然則司馬之辨論官材不必盡如夏殷而其重戎事寔同司士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禄蓋六服胥同之此所以能佐大司馬建邦國之九瀍以佐王平邦國而又以九伐之瀍正邦國也近世名臣惟高新鄭掌銓時請選擇進士知兵者繇兵部四司晉至兵備道巡撫總督以暨兵部在京二侍郎胥豫儲而遞陞之無與他

官互遷補為重有合於司馬辨論官材論定後官司士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之旨江陵仍之彌㳟厥效此寔樞筦曁平章軍國者之所宜重加意也

審勢

大司馬職中夏教茇舍曰帥以門名鄭氏註曰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軍將者也賈氏釋曰云軍將皆命卿

者欲解帥以門名之意止縣卿居於國門使為軍將故軍將得以門為名云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門者此解軍將得以門為名者止縣非常之急要在於門故使卿在門任而營治其門故也又曰云魯有東門襄仲者按昭三十二年左傳云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公子遂字襄仲號為東門止縣居東門宋有桐門右師者案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註云

右師宋帥樂大心也其室居桐門故曰桐門右師是宋有桐門右師也引之證將帥得以門名之事蓋古者立國建門之制若此後世雖有城門校尉門候監門衛諸職而不能如古者之命卿營治國門故朝命將帥署第或遠雖有防禦之責而事變卒起恐無以禦非常之急如宋御營使李綱行委巷中幾二十里惟恐敵騎之業登城其弊已可概見而敵或卒登門暨門樓卒裂則城中雖欲奔救之而緩不逮事如宋

之南薫門金之蔡州西門明之太原小南門北平屏則門其概畧也抑左傳僖三十二年杞子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然則卿居國門非直備圍守非常之急亦所以備潛師也

審勢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鄭氏註曰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為漏經曰挈壺氏掌挈壺

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鄭氏註曰鄭司農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縣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亦縣轡於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轡所以駕舍故以轡表舍挈畚以令糧亦縣畚於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於此下也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軍中人多車騎雜會讙囂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為表省煩趨疾於事便也

賈氏釋曰皆云挈者謂結之於竿首挈挈然故云挈也
蓋聖人用心之密至於如此孟子曰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誠繼日待旦之幾也先鄭推
勘情事尤能發其義而斷駕浮說者乃摘挈壺氏以為
戰國陰謀之書是必盡失邦國要幾而後止也經又曰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㯤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
守之分以日夜鄭氏註曰鄭司農云縣壺以為漏以序
聚㯤以次更聚擊㯤備守也玄謂擊㯤兩木相敲行夜

時也代亦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
以火守壺者夜則火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
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
法有四十八箭注亦完晰經又曰及冬則以火爨鼎水
而沸之而沃之鄭氏註曰鄭司農云冬水凍漏不下故
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此尤可見研幾之密先
鄭尤善發其微義非唐以後羣儒之所能注并非馬賈
以下之所能注也

原勢上

盜賊之禍始於秦至漢而甚至晉北魏而又甚至隋而甚烈至唐黄巢而又烈至元明而禍甚烈張角足以亂漢王彌杜曾足以亂晉葛榮邢杲足以亂魏黄巢足以亂唐楊安李全足以亂金皆不能亡之而秦隋元明國遂破滅者何也秦輕改周轍隋不悟北魏之覆轍而明又蹈元之轍也上古之世分而為九州又分而為十二州又合而為九州中以封建萬國而方伯連帥統率之

後稍兼併然大率因其定勢故强國得以立至秦分為三十六郡又益為四十郡地裂兵削陳勝吳廣起守尉監亡以禦雖關中兵四出而不能救漢分為十三刺史東漢因之雖罷郡國都試而刺史權日崇至晉亦裁益為十九刺史九州之迹少復地有常界兵有常將其習之也久其附之也深故張角雖起而不能亡東漢王彌王如杜曽雖起而不能盡亡西晉孫恩盧循雖起而不能亡東晉也宋齊梁陳州益分地益小兵益弱元魏亦

多析州制雖設行臺曾無補於勢故葛榮邢杲起而國幾亡隋承齊周之後弃列鷹揚府衛兵充伍而州郡遂夷為一又懲尉遲逈王謙之難忘葛榮邢杲之禍將舉天下盡運之朝廷罷魏周總管府國勢渙而鎮將亡以攝此張金稱翟讓朱粲輔公祏之所繇横行而無憚也唐分十道以河江淮關嶺為界採訪使統之折衝果毅兵雖寖廢而節度府兵日盛自尹子竒田承嗣不能犯江淮劉展袁晁裘甫龎勛兵越界輙衂雖以黄巢之桀

鷙桀宗權之孽貫殘流毒幾徧天下而卒爲諸鎭所覆則
地之不可無常界而兵之不可無常將也蓋已瞭然矣
宋懲唐制分諸路金因之故宋雖廢藩鎭金封十一公
勢亦已晚而盜賊起而禍不甚烈元有天下恃攻取之
易不思中原定勢置行省江浙陝西嶺北別失八里地
旣太遠其它亦旁通廣闊務爲夸侈舉三代九州之迹
唐宋分道分路之制而盡蕩覆之繇是山河失險盜賊
橫決以迄於明季寖四百年而卒莫有知其本者此賈

誼陳亮之識所以曠百世而尠遇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傳曰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明置布政司都司總兵巡按又置巡撫撫治又益以總督督師雖官名殊元而行省行臺淵畧之勢終不能變或視元較甚焉合河南河北為一而河之險失合江南江北為一而江之險失合淛東淛西為一而淛江之險失淮東淮西漢南漢北州縣錯隸而淮漢之險失洞庭中渟湖廣鄱陽中渟江西滇洱中渟雲南巢馬洪澤天湖安山昭

陽駱馬射陽甓社丹陽石臼洮滆澱山泖臨平夏蓋鑑壺山黃蓬巽龍湖滎澤雲夢澤百花洲高雞梁山泊豆子甑惡溪珠池中渟諸隸省震澤相湖分隸兩省無以釐畫之而險胥失旅順鎮江隸山東閘山陳錢官井長年多迷所在欽州舟走交趾東都又失四峒緬甸南直走大古剌而海之險失恭剌捏工川昔號黃河九曲今號小套豐勝諸灘殆類平地又經天橋峽壺口山白司馬阪江經夔州上中下三馬渡漢經均州廟灘光化羊

皮灘淮經光蔡諸灘趙家步無以扼之而江河淮漢可
永恃之險幷失漢中隷秦歸州隷楚又合内江外江爲
一而蜀之險失郴隷湖南贑隷江西又合左江右江爲
一而粤之險失沅州偏橋分隷兩省鄱陽南贑合隷四
省湖北隷蜀川北隷黔建昌畢節隷滇陳曹沂膠隷淮
揚遵義訖隷四川江浦六合訖隷應天經畧或至七鎮
總督總理或至八省七省五省又或總督以下並聽節
制而金元行省之制又失潼武固杉捍玉壘米倉朱陽

轆轤延水蒲津龍泉黄澤虹梯玉峽天井當子口九里木蘭穆陵獨松太平橋石門辰龍鐵索橋關朝天黄沙軒轅干秋烏龍仙霞分水大庾五嶺香爐關索嶺分隸兩省齊北走滄景魯南走邳濠曾無藩籬之限潞涿津門河西務保魏濬滑介休安邑晉蒲寧夏同州多巴鄯洛朱仙鎮許南陽臨清濟寧夏鎮曹縣清江浦池河正陽橋揚真京口漕岸南壕南翔蕪湖關瀏子烏鎮平望塘棲拓寶清湖吴城景德鎮樟樹鎮樊城沙市漢口湘

潭錦市夏都夔關浦城南臺厦門金門壕鏡香山香市
四會蒼梧鎮南關龍里大方織金金馬龍尾關永昌寶
井曾無堅壘討來弱大通湟浩亹渭涇圁洛汾絳洞渦
滹沱清濁漳桑乾易灤潞衛三岔濰膠濟汶泗沁洛伊
汝汳睢沭頴淝樅陽石梁吳淞婁荆茗霅新安富陽曹
娥大浹江心寺章貢峽江澴涓澧清江沅酉漊湘瀟郴
劍涯灘融白水涪渝金沙大度沫瀘烏江索橋江中江
潞江金沙江漾濞諸名淵祁連賀蘭隴坂華泰嶺褒斜

葫蘆芽五臺太行大茂紅螺白雲岱山副嶽沂林慮王屋熊耳桐柏岷峨厄屋劍閣海龍囤嵾衡九嶷慕阜嵯岈盧灊黟天目天台霍童九連嶠嶺羅浮勾漏格孤魯魁高貢諸名險前後左右水險與陸地同山險與平原同而直省之險胥失以暨山谿阨塞形格勢禁且胥視為腹裏棄為甌脫而天險並失其餘道府州縣衛割隸謬妄輕重失次者難徧以疏舉而改元總管府為府隸縣多寡尤屬偏畸故流賊之起也來無所堵去無所偵破

一縣則它縣震破一府則它府震破一省則直省胥震以迄於土崩魚爛而不可救止者雖人謀不臧抑亦地勢互錯險與賊共之有以啟戎心而闢寇徑也昔晉令齊東其畝而國佐曰吾子戎車是利南齊欲合兩豫州王儉謂方鎮常居軍府㑹正則壽陽雖聲不先聞不能斷路而先機有備何承矩置塘濼深不可航淺不可騎一衣帶水遂限戎馬古之人不敢棄其險雖無險而彈計以設之也如此明人不知大勢自亡其險及事勢壞

裂乃始調土兵邊兵狼兵苗兵設經畧督理撫治人地兵將不相附習或欲分為四正六隅十道又欲收勢短節險之效以遏賊保定鳳泗九江設總督天津登萊漢中設巡撫卒不能舔其本而救之故賊不强於張角黄巢而國遂為秦隋元之續悲夫悲夫使河南北分為二道而經畫垣曲南盧氏北以扼之則澠池不得渡漢中與安隷四川而守潭毒仙人關與勢饒風嶺青泥嶺以覺之則車箱峽不得出英霍光蔡合為一道而嚴兵駐

白茍堆馬頭山板石畈三江口恨這關以環伺之則賊不得避暑衺山渓秋肆刼重兵鎮襄樊而房金附漢中為一道達開忠萬越大昌大寧三十六隘合歸興巫為一道畫江附大府以聯絡之則襄陽不得夜襲開縣不得大奔明之亡久矣而其所以亡者尚不瞭然於天下吾故述其已然之迹而詳論之未知賈誼陳亮處此果何如也

原勢下

夫山谿阨塞形格埶禁今舉其大略若燕之一片石臨渝關松亭關劉家口大安口潘家口潮河川黄榆嶺墻子嶺郭村槍竿嶺軍都關四十二道白羊口蘆臺嶺蜚狐口五回山挿箭嶺浮圖峪九宮山銀釵嶺狼山曲陽井陘易京莫州春水淀單橋高鷄泊蟻尖盧臺軍晋之平刑關東西陘白草溝陽武峪陽方口老營堡岢嵐蘆芽山離石交山雀鼠谷蒙阬玉壁柏壁峪口摩雲嶺五老山顛軨坂天門關石嶺關南北關秦絶趙括饟道龍

泉關栢井下井陘道黄澤關青山口　虹梯關玉峽關柳
樹口攔車驛碗子城天井關太行大小口沁口秦之天
生橋黄城兒蹇占口水泉口綽遜口大黄山莊浪衛卓
子山湟硤三積石關大松山扒里扒沙賀蘭四十七口
赤木關金塔口打磑口鎮遠關青岡峽青沙峴六盤山
金佛峽蕭關尾亭關木葉關水洛城隴阪大震關鐵山
祁山木皮嶺仇池山玉壘關暋橋朝天嶺斜谷和尚原
仙人關武休關陽平關駱谷箕谷鷄頭關三泉孤雲兩

角米倉關饒風關興勢圍太白山子午谷青泥嶺車箱峽平利白河關商南藺草川朱陽關秦嶺間道轆轤關禁谷嵯峨山泉山盧關黄甫川横城齊之臨清碻磝城東阿陽穀山鄭村壩濟寧梁山泊定陶平陰亢父狼虎谷蒙山瑯琊臺鉅防沂山大峴關長白山廣固城膠萊口登州水城大崑崙山成山大小清河濰河豆子航大小勞山田横島登州諸島豫之溢口涉縣清化鎮軹關河陽三城閿鄉靈寶新安關澠池渡陜州熊耳山盧氏

永寧內鄉吴村瓦屋淅川赤眉城當子口天津橋北邙
山成臯關鵲山轘轅崿坂石陽關玉皇頂寒龍門關汝
州七頂山襄城魯山三鵶桐栢山葉縣方城郾城溵河
義陽鄭阮凌雲栅申州息縣白苟堆確山維田光州固
陵軒轅嶺項城荆隆口官渡蜀之葭萌劍閣左青疆劍
閣右白衛龍安陰平道龍洞黄臘關制勝關笮橋雜谷
駐日嶺嶲維州魚通任存間道打煎爐靈關黎州邛崍
九折坂瓦屋山會川衛鹽井衛綿竹鹿頭關灌口青城

山鶴鳴山峩眉龍門峽三峰九頂山釣魚山大巴山達
州太平瑪瑙山五子山漁河渡大寧三十六𨻶巫山瞿
塘三峽黃陵磯銅鑼峽佛圖關石硅桑木關婁山關海
龍囤永寧赤水桃紅壩鸞頂嶺九綵涼山楚之上庸枸
杞關黃連坪嵾山三王城平林歸州興山荆門山虎牙
山西陵襄陽樊城萬山虎頭山峴山鹿門山當陽長坂
緑林大洪山嵯岈山木蘭山烈山新市應山隋州孝感
黃陂麻城蘄州藤湖黃蓬湖沔口陽邏堡閶道西塞山

樊口黄鵠磯通城九公山通山陽陵磯城陵磯君山巴陵磊石山鹿角山九馬口渌口慕阜山大圍山醴陵南嶽市郴州桂東郴南袁嶺藍山臨武寧遠九疑山武岡楓門嶺飛山寨華板三橋灘沅州麻陽蜡爾山沅江洞庭纜船門石澧州南平石門關施州衛清江長陽上明江西之馬當山小孤山彭郎磯上下石鍾山湖口梅家洲江州城廬山武寧星子吳城樵舍鞋山康郎山樟樹鎮洪州章江門西山玉笥山武功山華蓋山東鄉姚源

萍鄉崇義縣桶岡南安儲溧十八灘龍泉峽江橋贛州城龍南淛頭虔南袁嶺梅關雩都九連連山鉛山玉山華林浮梁江南之符離亳州順昌壽春紫金山英山霍山司空山灊山皖城西南門六百丈樅陽江三江口北峽關巢湖口東關濡須塢梁山合肥藕塘清流關間道浦口定山爪埠邳山朐山角城青口泗州盱眙清江浦老鸛河揚州城西蜀岡五狼山料角嘴艷洲山三沙蛇山永生洲三江彙口譙山金山黃天蕩白鷺洲烏江蟂

磯丁家洲攔江磯吉陽湖九華山青弋江考坑箬嶺新
嶺寧國關黃山婺源嶺大通荻港板子磯蕪湖采石磯
楊林港姑孰西門新河石頭城長干雨花臺燕子磯龍
潭五洲山銀山京口閘北固山圌山黃田閘福山白茆
浦劉河吳淞江口黃浦金山衛三泖垂虹橋東西洞庭
山椒山石蘭山長橋荆南山洞汭銀林壩百瀆港溂之
獨松關大淮山天目山餘杭昌化於潛新城青溪富春
山七里瀧夾浦四安鎮大全港小梅港弁山烏鎮乍浦

鷹窠頂蛟門臨平山杭州湯金門杭城南排衙石定山
西興渡城山富春江口曹娥江口小江口三江閘夏蓋
湖大樂山諸暨城新昌黄梓嶺四明山市舶司大浹江
口岑港昌國衛城馮公嶺清風嶺桃花隘黄巖臺江口
華頂山江心寺海口龍湫山淡洋平陽關飛雲渡括倉
山處州銀坑義烏開化嶺常山淛南袞嶠許山洋山取
水澳陳錢山會船取水澳葉壁山花鳥山落伽山金鰲
背明臺淈外萬疊連山閩之武平九連山浦城梨樹嶺

武夷山順昌古田霍童山寧德洋門福清濂澳門延平
劍溪尤溪五虎門梅花門洛陽橋同安石島海澄鎮海
衛浯嶼月港風櫃厦門金門海壇山烽火門南日山長
垣島彭湖島中藏船取水澳鷄籠淡水洋鹿耳門官井
洋取水停船澳粤東之連州賀州保昌湞水韶石英石
清遠峽四會端州梧江口羅旁廣州大江口香市碙石
衛甲子門虎頭門羅浮山東樵西樵南澳壕壕鏡青州
城東莞香山舶舟海道新會江門崖山汲水道徐聞渡

海口五指山枯樹輕霞為黎岐險要地廉州珠池口高州浪白外洋欽州走交趾道欽州四峒廣州倚後僧山潮州走漳汀惠州走汀贛道程鄉龍編相湖粵西之靈鬬桂州北門興安古田為明時猺賊入會城刼殺承宣司地八排為通楚粵路雜難辨地灘水府江為二江要會地大藤峽力山為明屢征地懐集為藤峽賊山行走粵東地梧州為總制舊駐札地容管勾漏山十寨為北接古田八排南通邕管地賓州上林崑崙關為狄青帥

邊騎衝儂賊地邕管為儂智高走廣南府地鎮南關龍州澄邁為交趾三道龍州江口為明洪武時交趾舟饋饟米地南丹州那地州為明調狼兵地泗城州為谿石門走黔安籠地天河忻城融管為宜州黄賊擾粤黔潭地黔之偏橋甕安爛坡為全黔咽喉地獨山州麻哈州為黔走粤古田地原闕州為播分疆北犬牙遵義地龍里為會城輻輳地白泥為北接蜀永寧赤水地七星關畢節為通蜀黔滇三省脉絡地陸廣河為水西扼險運

米地大方為水西輻輳地普安州為界滇地鐵索橋為滇黔通一綫脉地北則烏江南則鐵索江乃左右江源而關暨橋其鈐轄也關索嶺道雖移而為滇黔二省雄鎮安籠則黔南號重鎮滇之烏撒格孤山則滇北重鎮東通畢節南走全滇霑益州為界黔地平夷交水戍為會城操縱咽喉地陸凉白石江木密關姚安鐵索箐烏蒙凉山乃西通建昌地也會城金馬碧鷄關玉皇閣為屯營臨城地泰華山為憑城下瞰地滇池壩魯魁山為

形勢峻濶賊多潛藏地大理龍尾上下關為明初潛登
點蒼山張旗疾下二關驚潰地點蒼山雞足山永北為
東通建昌鹽井衛地麗江為守石門以斷西域守鐵橋
以斷西羌地永昌金齒衛騰越州實為控制西南夷兼
措置孟密寶井地高貢山為形勢雄峻滇南重鎮控麓
川緬甸地三宣六慰道車里道為元時師走交趾地元
江為明時賊那鑑拒敵承宣司徐樾地滇南迤西曰水
尾為交趾起汛地迤東曰蓮花灘為交界地而老君山

則形勢延峻滇南重鎮分界交趾者也此爵海寓名險
人所共曉而明人曾涕唾棄之不甚惜則奚怪乎和龍
滑鹽興中大定會州開平却夷栅靜州蘭池六州振武
天德應理州亦集乃燉煌張掖疊宕雜谷魚通沉黎之
胥外隸也春秋曰鄭棄其師予亦曰明棄其險

存研樓文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存研樓文集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王焜

存研樓文集卷三

編修儲大文撰

雜著

荆州論

荆州北距襄陽東距漢西距夷陵南距江財千里地平衍沮洳無峻嶺巖關以為阻隘古稱用武之地曰荆襄襄固則荆固若無襄是無荆也昔者元破襄陽降吕文

煥則朱禩孫制置江陵而不能守苻堅破襄陽獲朱序則桓冲退治上明（上明在松滋縣）冲老將蓋識屈信進退之勢也曹操置郡襄陽又宿重兵則吳南郡治南平又戍公安（地皆在江以南）故能有餘力時入沔漢柤中而卒殄西陵之難何則形屈而勢信也苟不能屈而蘄信是適貽敵之擒而已矣嗚呼以梁元帝新復之勢定都江陵又北與襄陽為難而周師忽至則其舉國為俘焉宜也庾信賦曰俀陽城而避險臥砥柱而求安夫荊州者地勢視江

北濱江諸郡大類揚於楚則類黃昔人守廣陵尠能固者毛寶合豫州兵力戍邾城而卒蹙於江金再破黃而宋遠不相聞夫荆州者北兵若至是絶地也其不蹙於江不止也南兵若至是又不存之地也昔者灌嬰自江擊江陵而共敖滅陸議白衣摇櫓而糜芳不知劉毅劉道規自馬頭襲江陵而桓謙不知王鎮惡聲言劉蕃上而毅又不知蕭詵都江陵而李靖以水漲自清江倏至則百粤江西兵胥不及援非智不足也日日而備之夫

力不暇給也就令力能給而南與北交備夫亦卒莫之暇以至頓而必屈焉已矣是以孟宗政三海迄不能阻阿爾哈雅之師高季興國勢獨弱四面稱臣唐建南都命吕諲以舊相鎮撫而後卒為下府晉宋齊梁自王廙王悦督府常治江陵而必復立雍州於襄陽其兵鋒常為所督八州之冠此隋之所以寧授後梁以江陵必廹奪其襄州岳飛置宣撫所以自鄂而必主襄陽而李綱之所以首議廵幸也或曰桓温都督府亦治江陵治江

陵則能扼蜀曰溫時適圖蜀也若扼蜀江陵又不如夷陵陸抗曰西陵國之西門是殆與鄂鈞重也然則督府宜何置曰昔李綱議行都曰襄陽後又曰長沙不言江陵長沙有重湖之險綱之識殆能以屈爲信類吳君臣而度越王廙呂譔萬萬也若夫督府宜置者則吾必曰襄陽次曰巴陵

荊州論

楚志曰郢城在府城東北三里即楚舊都楚文王自丹

陽丹陽城在歸州東七里北枕大江即屈沱楚王城也遷此未有城後令尹子囊將卒遺言子庚必城郢及平王時遂城之又曰紀南城在府城北一十里史記注楚都於郢今江陵縣北紀南城是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東北故郢城是荆州記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入赤湖進灌郢城遂破楚是郢與紀南為二城也又曰沙市城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楚故城元末增築址存而書渚宫曰在江陵故城東南楚建梁元帝即位楚宫即此書

章華臺曰臺有二一在府城外沙市一在監利縣東北皆楚靈王築在監利者名三休臺賈子所謂翟王使使之楚楚王誇之饗於章華之臺三休乃至者也又元志曰郢城在安陸州蓋安陸乃楚之郊郢鬬廉謂屈瑕曰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是也而襄陽宜城縣故城在縣南九里楚故鄢縣漢改宜城隸南郡所謂鄢郢是也又荆州府城即古江陵城漢壽亭侯築晉桓温增修之古稱江陵以水為險吳陸抗築大堰在今府城東北高保融名為北海宋孝宗時知

江陵府吳獵劉甲皆修築之開禧初孟珙再築引沮澤及諸湖水注之三海綿亘數百里遂為江陵天險又為八櫃蓄泄水勢金人嘗犯荆門州距江陵裁百里而去以有三海之險也夫吳且通漳水以灌紀南又灌郢城而謂三海八櫃遂限戎馬是克禦北兵而不克禦南寇也然紀南城在今府城北一十里則掩襲較難是故楚文王之智遠越於平王

荆州論

魏景元二年春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并送質任大將軍司馬昭啓聞詔征南將軍曲城王伯輿基部分諸軍逕造沮水荆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馳驛止師説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深入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趨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

廢農之務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懸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衆飢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没不反此皆近事之鑑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内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損傷威重昭累得基書意疑勑諸軍權停所在須後節度基又書曰基謀慮短淺不及

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昭乃罷兵由等亦竟不至此荆州西道宜考

荆州論

吴虎威將軍吕子明蒙上吴王疏曰蜀將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蜀將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蜀將可擒也及陸遜進襲公安降士仁至南郡太守麋芳亦

降而夷陵以東胥失守矣然則江陵之易襲雖名將不克匝防也梁新除雍州刺史張伯緒纉遣荆州刺史湘東王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湘東王時師次郢州便回軍鎮此亦緣白衣摇櫓故事而遽信之也

荆州論

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詧得督府援建業檄遣司馬劉方貴領兵為前軍出漢口方貴先與詧不協潛與元

帝相知尅期襲詧未及發會詧以他事召方貴方城疑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魏益德杜岸等衆軍攻之元帝遣張纘密援方貴次大隄而樊城已陷方貴兄弟暨黨與並誅及詧之自江陵夜遁也杜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諮議參軍蔡大寶時守襄陽乃輔詧母保林龔氏登陴閉門拒戰會詧夜至龔氏不知其敗謂為賊也至曉見詧乃納之岸等以詧至遂奔其兄巘於廣平詧遣將尹正薛

暉等攻拔之獲獻岸等并其母妻子女並於襄陽北門殺之盡誅諸杜宗族是襄陽雅難掩襲雖輔婦人孺子以守之而猶不易下且克建樊城廣平之績也此宜與江陵參覈

荆州論

西魏恭帝元年柱國于謹出攻梁長孫儉問曰為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

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郛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愞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遷移當保羅郛所以用下策也謹乃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銳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率衆圍之

梁元帝屢遣兵於城南出戰輙為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元帝退保子城翼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萬餘人收其府庫珍寶江陵遂空夫魏以石城為界梁以安陸為界北師突至雖欲耀兵漢沔而棊無所及又不能先分兵據江津而猶戀羅郛哀哉忠既盡定漢東地至是為前軍也江津梁人束刃於象鼻以戰忠射之二象反走夫江津既不通以謹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之說参之殆不

如留象騎不戰之為少愈也護率輕騎為先鋒晝夜兼行乃遣裨將攻梁臨邉城鎮並拔之并擒其俟騎進兵徑至江陵城下城中不意兵至惶窘失圖護又遣騎二千斷江津收舟艦以待大軍之至夫臨邉城鎮不能早固力又不能顧江津而財豎木柵於羅郭亦奚益哉先是梁元帝與湘州刺史河東王譽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金陵慥下峽至江津譽次江口元帝屆郢州之武成屬侯景請和詔罷援

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慥欲待元帝至謁督府方還州張纘時在江陵乃貽元帝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元帝信之乃鑿船沉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慥殺之令其子方等王僧辯等相繼攻譽於湘州是元帝徒知江陵以南為不存之地而不知江陵以北之南又為絶地徒見江陵先立柵周遶郛邑而北面未就雍州刺史岳陽王詧就攻

之尚不能克詧退而築城又盡鋭攻之而大雨暴至平地水四尺詧將杜岸杜幼安杜龕以其屬降詧即夜遁而不悟臨江絶地六十里木柵之設不可以固徒鑒於陸議劉道規王鎮惡之前事而不知吳南郡之治南平戍公安桓冲之治上明其慮尤為深遠至是陷於復陽城卧砥柱之下策而不克終悟也及詧立四年湘州刺史王琳遣其將雷又柔襲陷利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是時詧力懲前事琳將潘

純陁侯方兒來攻不能克退歸夏口而監利復緣地勢而遽陷

荊州論

周天和四年詔平州刺史李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主蕭巋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乃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助之陳人乃退陳人又因水泛長

壞龍川寧朔堤引水灌城遷哲乃先塞北堤以止水又
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入郭内焚
燒民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
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
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數百人遷哲又率驍勇捍之陳
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
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堤陳人乃遁夫以敵兵
臨城晝夜嚴備之時遷哲又任平州刺史在古當陽臨

沮閒可謂習於地利而陳人猶突入郭内焚燒民家夜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多至數百人葢地勢實然雖有畫士悍將固不能保其城之不瑕也

荆州論

元至元四年八月征南都元帥阿珠覲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鐵城等寨俘生口五萬軍還宋兵邀襄樊閒阿珠乃自安陽灘濟江留精騎五千陣牛心嶺復立虛寨設疑火夜半敵果至斬萬餘級初阿珠過襄陽駐馬

虎頭山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五年遂築鹿門新城等堡繼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六年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率兵來援復分兵出入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趨新堡大破之殺溺生擒五千餘人獲戰船百餘艘於是治戰船分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復帥舟師來救與國又以兵百艘

侵百丈山前後邀擊於湍灘俱敗走之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郛增築重圍以逼之宋裨將張順張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入襄陽阿珠攻之順死貴僅得入城俄乘輪船順東流走阿珠與元帥劉整分泊戰船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晝阿珠追戰至櫃門關擒貴餘衆盡死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造浮橋以通援兵樊恃此為固至九月阿珠加同平章事遂以機鋸斷木以斧斷鎖焚其橋襄兵不能援十二月

遂拔樊城襄守將吕文煥懼而出降初元世祖遣僉河南行省事阿爾哈雅與阿珠劉整取襄陽命毋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絶之宋兵入援者皆敗去然城中糧儲多圍之五年終不下九年二月破樊城外郛其將復閉内城守阿爾哈雅以為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脣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乃入奏世祖始報可會有西域人伊斯瑪音獻新礮法因以其人來軍中十年

正月爲礮攻樊又燚水軍攻浮橋樊城乃拔遂移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阿爾哈雅身至城下説文煥又折矢與之誓文煥始降入朝世祖以文煥爲襄漢大都督阿爾哈雅行荆湖等路樞密院事鎮襄陽阿爾哈雅奏曰襄陽自昔用武地今天助順而克之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阿珠亦賛其説乃大徵兵拜巴延爲行中書左丞相九月遂會師襄陽焉

荆州論

元至元十年襄陽降行樞密院事鎮襄陽阿爾哈雅請順流長驅乃拜巴延為行中書省左丞相阿珠為平章晉阿爾哈雅行省右丞十一年十二月師出沙蕪口宋制置夏貴守諸隘甚固阿爾哈雅麾兵攻武磯堡貴趨援之阿珠遂以兵西渡青山磯程鵬飛夏貴俱敗宣撫朱禩孫夜遁還江陵鄂州張晏然以城降鵬飛亦降巴延與諸將會鄂城下議曰鄂襟山帶江江南之要區也

且兵糧備足今蜀江陵岳鄂胥未下不以一大將鎮撫之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也乃以兵四萬遣阿爾哈雅戍鄂阿爾哈雅遣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胥下進徇江陵十二年春三月與宋安撫高世傑兵遇巴陵命張榮實擣其中堅解汝楫率諸翼兵左右角之世傑敗走追降之於桃花灘遂下岳州四月至沙市城不下縱火焚之沙市立破宣撫朱禩孫暨制置高達恐即以城降乃入江陵傳檄郢歸峽常德澧隨辰沅靖復均房施荆門

及諸洞胥降以兵守峽上喜曰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命右丞廉希憲守江陵促阿爾哈雅急還鄂且以沿江諸城新附者委之阿爾哈雅至鄂移兵長沙拔湘陰冬十月至潭決隍水部分諸將以礮攻之破其木堡流矢中胸督戰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以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數十戰十三年春正月李芾力屈其將劉孝忠以城降遣使狥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郡守臣胥率民來迎獨宋經略使馬墍守靜

江不下十一月阿爾哈雅以平章政事率兵至嚴關破
其兵又敗都統馬應麒於小溶江遂逼静江静江以水
為固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
涸其隍城遂破分遣萬戸托歡布哈狗賔融郴欽横邕
慶遠齊榮祖狥欝林貴廉象胒鄴狥潯容藤梧胥下之
特磨王儂士貴南丹州牧莫大秀胥内附以兵戍静江
昭賀梧邕融乃還潭既而雷瓊全永與潭屬縣民文才
喻等胥應崖山舒黄蘄繼起阿爾哈雅定才喻等至雷

州航大海五百里執瓊州安撫趙與珞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降八蕃羅甸卧龍羅蕃大龍遏蠻羅蕃小龍石蕃方蕃珙蕃程蕃並置安撫以鎮之十八年奏請從省鄂州阿爾哈雅定荆南淮西江西海南廣西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二十三年卒於湖廣行省左丞相此由襄陽以暨荆湖廣西海南之大勢也阿爾哈雅輝和爾人贈楚國公謚武定晉封江陵王

荆州論

元史巴延傳至元十一年大舉伐宋巴延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時荆湖淮西各建行省天澤言號令不一或致敗事詔改淮西行省為行樞密院天澤又以病表請專任巴延乃以巴延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陛辭九月甲戌朔會師於襄陽分軍為三道並進丙戌巴延與平章阿珠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萬戶武秀為前鋒遇水濼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巴延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

一壯士負甲伏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癸巳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為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横鐵縆鎖戰艦密樹樁木水中下流黄家灣堡亦設守禦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乃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黄家灣堡拔之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為後患巴延曰用兵緩急我則知之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為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巴延阿珠殿後不滿百

騎十月戊午行大澤中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巴延阿珠未及介冑亟還軍迎擊之巴延手殺文義擒范興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生獲數十人甲子次沙洋乙丑命斷事官楊仁風招之不應復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裨將傅益以水軍十七人來降虎臣等又斬其軍之欲降者巴延復命呂文煥招之又不應日暮風大起巴延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烟焰漲

天城遂破萬戶蒙古岱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屠之丙寅次新城令萬戶特穆爾史弼列沙洋所馘於城下射黃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邀呂文煥與語丁卯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奔還戊辰其總制黃順踰城出降即授招討使佩以金符令呼城上軍其部曲即縋城下居誼邀入城悉斬之已巳其副都統制任寧亦降居誼終不出乃令總管李庭攻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餘衆三千猶力戰而死居誼舉家

自焚遂并誅王虎臣王大用等四人十一月丙戌次復州知州翟貴以城降諸將請點視其倉庫軍籍遣官鎮撫巴延不聽諭諸將不得入城違者以軍法論阿珠使右丞阿爾哈雅來言渡江之期巴延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珠乃自來巴延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乙未軍次蔡店丁酉往觀漢口形勢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邏堡荆湖宣撫使朱禩孫以遊

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淪河口可通沙蕪入江巴延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丙午軍次漢口辛亥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先遣萬戶阿嘍罕以兵拒沙蕪口逼近武磯巡視陽邏城堡逕趨沙蕪遂入大江壬子巴延戰艦萬艘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於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於江北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巴延曰吾亦

知其可必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修攻具進軍陽邏堡癸丑遣人招之不應甲寅再遣人招之其將士皆曰我輩受宋厚恩戮力死戰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天下猶賭博孤注輸贏在此一擲爾巴延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有術者來言天道南行金木相犯若二星交過則江可渡巴延却之使勿言乃密謀於阿珠曰彼謂我必攻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

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速遣人報我乙卯分遣右丞阿爾哈雅督萬戸張宏範和斯哈雅實迪默色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堡夏貴來援遂俾阿珠出其不意率萬戸晏徹爾蒙古岱史格賈文備四翼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遥見南岸多露沙洲阿珠登舟指示諸將令徑趨是洲載馬後隨萬戸史格一軍先渡爲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珠橫身蕩決血戰中流擒其將高

邦顯等死者無筭鵬飛被七創敗走得船千餘艘遂得南岸阿朮與鎮撫何瑋等數十人攀岸步鬬開而復合者數四南軍阻水不得相薄遂起浮橋成列而渡阿爾哈雅繼遣張榮實解汝楫等四翼軍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斬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丙辰阿朮遣使馳報巴延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邏堡斬王達宋軍大潰數十萬衆死傷幾盡夏貴僅以身免走至白虎山諸將謂貴大將不可使

逸去請追之巴延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丁巳巴延登武磯山大江南北皆我軍也諸將稱賀巴延辭謝之阿珠還渡江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黄阿珠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為萬全計巴延從之己未師次鄂州遣吕文煥楊仁風等諭之曰汝國所恃者江淮而已今我大兵飛渡長江如履平地汝輩何不速降鄂恃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庚申知鄂

州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府來興國皆以城降
程鵬飛以其軍降丁卯分命阿嘍罕先鋒輝圖取壽昌
糧四十萬斛留左丞阿爾哈雅等以兵四萬分省於鄂
規取荆湖已巳巴延與阿珠以大軍水陸東下俾阿珠
先據黄州十三年春正月癸酉朔至黄州甲戌宋沿江
制置副使知黄州陳奕降承制授沿江大都督遣呂文
煥陳奕以書招蘄州安撫使管宗模復遣阿珠以舟師
造其城下癸未巳延至蘄州宗模出降承制授淮西宣

撫使留萬戶達勒達守之阿珠遂先以舟師趨江州阿

珠傳十一年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

九郡精銳盡聚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

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黄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其

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為便從之遂舍攻郢而去行大

澤中忽宋騎兵千人突至時從騎纔數十人阿珠即奮

槊馳擊所向畏避追斬五百餘級生擒其將趙范二統

制進攻沙洋新城抜之前次復州守將翟貴迎降時夏

貴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阿珠用軍將馬福計回舟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大江十二月軍至陽邏堡攻之不克阿珠謂巴延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對青山磯止泊伺隙擣虛可以得志明日率衆趍南岸沙洲攀岸步鬬敵小却出舟中馬於岸遂力戰破之已未水陸幷趍鄂漢皆降十二年正月黃蘄江州降阿珠率舟師趨安慶此襄陽下流之勢也巴延蒙古巴琳部人追封淮安王謚忠武晉淮王阿珠烏梁海氏烏蘭哈達子追封河南王

荆州論

郡志曰寸金堤在龍山門外五代時蜀孟昶將伐高氏欲作戰艦巨筏衝荆南城南平將倪福可(志書梁將軍恐誤)築此堤激水以捍之此戍荆一策也宋知江陵府吳獵嘗分高沙東奬之流繇此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為南海若循跡浚導之則江濱不克直上掩襲可少淹覺之為易此亦戍荆一策也

襄陽論

周公瑾百代英豪雖策覆襄陽而其圖蜀也還江陵治裝卧疾巴邱與大帝牋曰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則策覆襄陽之策固猶在巴蜀後也及大帝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書與遜曰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乃密與瑾立計以向襄陽敵素憚遜遽還赴城而後遜軍僅得去則

南師攻襄陽固自不易而水乾尤宜停止也

襄陽論

南史周宏正傳侯景平王僧辯啟送秘府圖籍敕宏正讐校時朝議遷都但元帝再臨荆峽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鄴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即都江陵云建康蓋是舊都彫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近若有不虞悔無所及且臣等又聞荆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無去意時尚書左僕射王褒及宏正咸侍帝

顧曰卿意何如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裒後因清閑容陳還丹陽甚切終不引納他日宏正乃正色諫於再三曰若如士大夫惟聖王所都本無定處至於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日副百姓之心不可不歸建鄴當時頗相酬許宏正退後黄羅漢宗懔乃言宏正王裒東人乃勸東下非為國計宏正復面折二人帝欲徧試人情曰欲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過武昌太守朱買臣復勸上遷曰買臣

家在荆州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也帝深感其言卒不能用及于謹入江陵買臣按劒進曰惟斬宗懍黄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黄何罪而周師已破武寧殺宗懍遂傳江陵柵下矣元帝紀曰自侯景之難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緣以長江為限荆州界武寧西距峽口自嶺以南復為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戸著籍不盈三萬中興之盛盡於此矣夫建鄴近北猶隔大江而江陵留北

無江漢之阻帝嘗自比諸葛亮桓溫不知其奚恃而不恐也庾信哀江南賦曰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拑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下江長林時屬武寧郡武寧與襄陽接壤而武寧雖固守曾未足以當梯衝冀馬也王琳傳曰湘州武陵平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其友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

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膺然其言而不敢啟故率衆至嶺南及魏師圍逼乃徵琳赴援琳師次長沙而江陵已平矣夫捍禦武寧不使王琳乃使宗懍而琳即果為雍州刺史曾不知放兵作田之餘遂克拒周師不入武寧焉否也抑五朝地理志竟陵郡樂鄉縣舊置武寧郡西魏置都州又梁置旌陽縣後改名惠懷西魏又改曰武山開皇七年郡廢大業初州廢又廢武山入焉有武陵山是隋唐樂鄉乃晉宋武寧郡也前漢書王莽傳南郡

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緑林號下江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上入南郡屯藍田故號下江兵也按後漢書郡國志南郡編縣有藍田口聚注云下江兵所據又五朝志竟陵郡有藍水縣宋僑立馮翊郡蓮勺縣西魏改郡為漢東縣為藍水又宋置高陵縣西魏改曰漵水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省漵水入焉有唐水是胥下江餘城也宋書州郡志武寧長林晉安帝立按五朝志南郡有長林縣舊曰長寧縣開皇十一年省長

林縣入十八年改曰長林是長林故營也夫亦可差備江陵北面形勝之概而斬前擬燒牛難矣惜乎周宏正未暢其說而朱買臣之按劍已晚也

襄陽論

唐乾符六年冬十月黄巢𨒪桂州沿湘江而下歴永衡抵潭州城陷之觀察使李係奔朗州尚讓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荆南節度使都統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城率衆北趣襄陽蓋𨒪江陵至襄陽四百四十里也

十一月黄巢北趨襄陽荆南新節度使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晸合兵屯荆門以拒之蓋襄陽南至荆門二百七十里有奇也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衆乘勝逐北至江陵俘斬其衆什七蓋荆門南至江陵一百六十五里也巢讓收餘衆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晸

渡江追賊會朝廷以泰寧都將段彥謨代為招討使全晸亦止賊是賊勢復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十五州衆至二十萬而廣明元年陷宣州秋七月遂繇采石渡江矣夫巢讓五十萬衆敗於荆門巨容可謂大勝此尤見襄陽之為重地而江陵當漢宏焚掠之後巢不乘勝乘虛亟入江陵而必北趨襄陽雖敗北此其畧雅與據嵯岈山埒

襄陽論

宋建炎初李忠定議廵幸曰四方多故宜講廵幸之禮以鎮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之具儲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廵幸又曰至于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又曰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下非得計也又曰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急

策無出于此者而其議巡幸第一劄子曰為今之計縱
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
近為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為可以備
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
陜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貨財
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寛
城可以屯重兵民風號為淳古盜賊未甞侵犯此誠天
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名守臣增

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啟行由陳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也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夫幸南陽猶之幸襄陽也是故建炎論事則曰鄧古之南陽天設以待廵幸而紹

興論事旋曰襄鄧天設以待廵幸也及繇宣撫荆湖廣南請提舉嵩山崇福宫也復奉詔條具邊防利害曰至于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閒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跖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于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

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荊襄以襄陽為帥
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
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
江西路財用給之荊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
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敵騎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
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
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
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敵騎雖

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
城于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
侵擾窺伺欲為守備無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
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
兵于江南亦仰給于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
理淮南以為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
成為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于是有守備矣然後可
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于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

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陜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陜西五路諸路尅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戡禍亂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于中而斷以至誠必為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及其後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又嘗專論襄陽形勝曰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正猶棊局今車駕駐蹕于吳越是置子于東南隅也宣撫制

置司聚兵于川陜是置子于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于西南隅也吳越由湖湘以趨川陜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為援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陜東引吳越如行于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率師以鎮之如置子于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逼僭偽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

及陜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乗便進取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為荆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進豈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毁尤甚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廢毁邑屋蕩盡而糧餉難于運漕故耶臣觀自古有意于為國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荆榛立官府履艱險攻苦淡積日累月葺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欲

坐待其自成必無此理願詔岳飛先遣將佐軍馬及幕府官徑趨襄陽隨宜料理修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通貨賄稍稍就緒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潁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間必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為難則漢江出襄陽城下通于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兵護糧船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為

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睿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天下幸甚而其論進兵劄子又謂小試于山東岳飛重兵且屯襄陽勿輕動以牽制其師使不得應援至其乞沿淮沿漢修築城壘也又曰臣昨奉詔書條具邊防利害嘗論駐蹕建康為措置之宜所當先者然其說謂淮南有藩籬之固則建康可都宜命諸將移重兵于江北料理營田葺治城壘則藩籬可成今大將既已移屯矣營田既已施行矣楚泗既已修築城壘矣惟

是沿淮如廬壽沿漢如襄鄧等處尚未措畫臣願陛
下降詔劉光世岳飛乘士卒之暇以漸修築如韓世
忠之于楚張俊之于盱眙楊沂中之于泗使名城堅
壘綿亘相望以張國勢以讋敵心又命朝廷選通知
古今臣僚按行淮漢深考古跡要害控扼之地如濡
須塢牛渚圻之類築壘屯兵益務自固使我師無侵
突之虞敵騎有蓄鋭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今
日之上策也而又嘗以承楚之讋與宰相論捍賊曰

一宜防備上流綱竊覬自古侵犯東南未有不由上流者舳艫相接順流乘風自川江而下日數百里不旬月間可至江浙故上流之地自吳及東晉以來必屯重兵乃可保國今歸峽荆南岳鄂九江一帶雖無他虞然屯兵不多所幸襄漢復為我有上流形勢倚之為重襟帶荆蜀控引江淮下瞰畿甸真形勝必爭之地也宜命大帥統重兵以鎮襄陽則上流有屏蔽之勢江浙可以奠枕中原有恢復之兆畿甸可以俯

竊此最今日之上策惟廟謨熟計之蓋忠定之奉
襄陽者若此而其後于三都之外復曰長沙再越大
江三面重湖可以建都夫都長沙猶之都襄陽之漸
也若曰長沙視建康為上流又為重險而視臨安并
無海道不測之虞繇建康臨安紆道經長沙以趨川
陜則如行曲尺之上而繇長沙以趨襄陽則猶行弓
弦之上也夫亦庶乎其可都也

襄陽論

樊城在襄陽府城北漢江上與襄陽對峙漢壽亭侯圍曹仁於樊而魏武議遷許都者也楚志即周仲山甫所封樊國西魏立安養縣唐改為臨漢縣鄧城在襄陽府城東北二十里南齊將曹虎鎮此元魏嘗圍之經月不下楚志本春秋鄧國地唐置臨沮縣又改鄧城縣唐置鄧城縣宋廢入襄陽觀咸淳時呂文煥守襄本末是知樊城之利而不知鄧城之利所以謂宋人自李伯紀陳同甫辛稼軒外稚尠識慮深長士者此也又牛首安陽古城紅崖白河沙河漁欄新城

淳河滾河十城元兵圍襄陽築此於要津以絕其援今址尚存蓋即古大堤城遺蹟也夫宋人既不知鄧城之利而襄圍未合時又安知十城之害然則張順張貴諸忠義士雖謂不死於兵而死於庸闇帥漕尹轄之手可也或曰晉朱序鎮襄陽秦遣將圍城序母韓氏謂城西北角必先受敵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築城二十餘丈秦攻西北角果潰衆守新築城秦兵遂引退襄陽人名夫人城夫宋人以樊城故

知襄城東北角之害而不知襄城西北角之害是其識慮并出韓夫人婢暨襄陽女丁下也

襄陽論

元至元二十一年蒙古軍府放還諸鄂囉二十二年改江淮江西元帥招討司為上中下三萬户府而虞集記南平樓曰國家始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又曰區宇既定撤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二萬户之兵也葢視襄鄧為腹裏也夫其始殫半天下之力百

戰而得襄栽知欲舉宋必先舉襄而不知襄為南北之樞要承平日久因循玩視一旦釁生慮外汝頴盜起而不能援蘄黄盜起而不能控則亦湖廣河南行省之制有未能審其輕重緩急者而恃強勢以誤之也明初取襄較易觀太祖賜平章常遇春詔亦知安陸襄陽横據上流控扼南北為自古所必爭之地而考明一代兵制凡所以經畫襄陽者其建官也監司則裁設分巡下荆南道兼鄖陽兵備副使駐襄陽府

曾無以異於武昌僉事之駐㑹城上荆南道二之駐澧荆荆西僉事之駐沔陽蘄黄副使之駐黄下江防僉事之駐蘄上江防僉事之駐岳以暨上湖南道之駐衡辰沅副使之駐沅也將領則裁設鄖襄守備偕鎮筸清浪靖州之上設叅將而復副以守備興都之三江永定洞庭永道郴桂荆瞿秩任胥同曾不克逮留守司㑹城之都指揮使司鄖陽之行都指揮使司也屯衛則裁設襄陽衛指揮使指揮同知僉事左右

中千戶所千戶百戶暨佐貳若屬均州守禦千戶所亦
裁設千戶百戶曾無以異於顯陵安陸沔陽鄖陽黃蘄
岳衡辰永沅靖施九谿永定長沙茶陵寶慶常德寧遠
清浪偏橋鎮遠銅鼓伍開瞿塘諸衛而殊不克逮武昌
武昌左荆州荆州右均州一所曾不克逮鄖陽衛之翼
以竹山房縣德安隨州荆州之翼以夷陵枝江遠安長
寧永定之翼以大庸澧州九谿之翼以安福添平麻寮
寶慶之翼以武岡城步衡州之翼以桂陽常寧寧溪寧

遠之翼以枇杷桃川錦田鎮江華寧遠左東安靖州之翼以天柱汶溪并不克逮郴州千戶所之翼以廣安宜章而裁同瞿塘之翼以忠州德安千戶之翼以隨州百戶所顧其令式名為衛又不若德安郴州暨大田軍民守禦千戶所也其屯兵也則裁設四千三百二十二名均州亦裁設一千一百五十六名固不敢望伍開之三萬二千二百有奇銅鼓之一萬八千有奇靖州之一萬四千七百有奇茶陵之一萬六百有奇瞿塘之八千三

百有奇暨武昌武昌左之一萬三千二百有奇荆州荆州右之一萬七百有奇而其視辰州清浪之六千以上蘄岳永沅長沙寶慶常德永定平溪寧遠偏橋鎮遠之五千以上殊為不逮蓋栽介於黄州九谿施州之間而差衍於安陸沔陽衡州之三千以上顯陵之一千七百以上也均州守禦票兵額亦無以異於它所而督不克逮大田之三千一百有奇桂陽之一千五百有奇夷陵之一千四百有奇武岡錦田廣安之一千三百有奇也又

況尺籍伍符多非其實而屯册尤淆溷不可稽覈哉至其屯田雖一千二百七十二頃有奇屯糧雖一萬五千三百石有奇均州屯田雖八百九十七頃有奇屯糧雖三千五百石有奇而田之荒墾糧之羸耗且無庸具論也葢至季年盜起襲城僇藩雖曰職官慢寇而亦繇一代規制曾不考古雍州山南東道址建重鎮以臨馭之殊不足以彈壓豺狼之心而授之瑕隙也夫盜賊之禍自古未有甚於元明而其玩視襄陽亦未有甚於元明

者然元猶知恃强勢而明則强勢不能恃弱勢不能容
其土崩魚爛無怪也爰合論之以備弭盜之要議
或曰鄖陽開府襄陽不亦可輕乎曰鄖地險而所控者
狹襄地曠而所控者廣襄房之並建郡雍梁之並建州
自古則然矣而況鄖自固不暇奚克逮鄰哉曰夷陵且
以千四百人而欲扼川峽西來勢以襄陽視之不較重
乎曰然夫施州僉事明初猶駐夷陵而後裁以荆州分
巡兼領是裁其所宜建也不知夷陵而又奚以知襄陽

也曰巴陵似較重曰視夷陵則較重矣然而其去襄陽者幾希

襄陽論

襄陽府古有城負漢屏峴其北周以斷岸故不池東西南鑿山為池與樊城市對漢李徐晃晉羊祜杜預朱序宋呂文煥守襄陽胥此城也元季頹廢明初乙巳衛國公鄧愈因舊址修築新城周一十二里而羸計二千二百二十一丈七尺崇二丈五尺門六胥有子城曰東南

西大北小北東長胥爲角樓一南門樓一成化中都督王信嘗重建而其東南西南胥樓一東北角樓一花樓十東西大北東長門樓四池北面臨江四百丈東西南三面彙計袤二千一百一十二丈廣二十九丈深二丈五尺胥弘治間副使毛憲重閲建築也正德丙子夏漢水大溢新城塌三十丈有奇副使聶賢躬督堙塞水少殺輒傭工舁石仙人洞犬牙甃砌精堅逾舊繇大北門至東長門修砌泊岸袤二百八十丈崇二丈創築子堤

於江下以護舊岸趾廣八尺崇五尺袤二百八十丈襄人名聶公堤嘉靖三十年漢水潰堤漫城分巡陳紹儒分守雷賀修復三十九年大水知府汪道昆重修隆慶二年堤復潰新城圮分巡副使徐學謨檄府盖甃老龍堤護城崇禎辛巳春張獻忠平城城樓警舖胥燬都御史袁繼咸親督修砌都御史王永祚重建六城樓暨西南城獅子樓壬午冬闖復殘燬此胥議荆襄形勝者之所宜詳畫也而臨江池計里丈尺尤亟

國朝順治二年都御史徐起元檄同知賈若愚繇小北門城上西至南城諸險要地用磚石修砌禦敵砲臺二十九座五年都御史趙兆麟檄重修西城大樓重建南城大樓重修大北門城樓建小北門城大樓重建東城大樓暨城外三橋並敵樓濠岸胥完葺焉

存研樓文集卷三